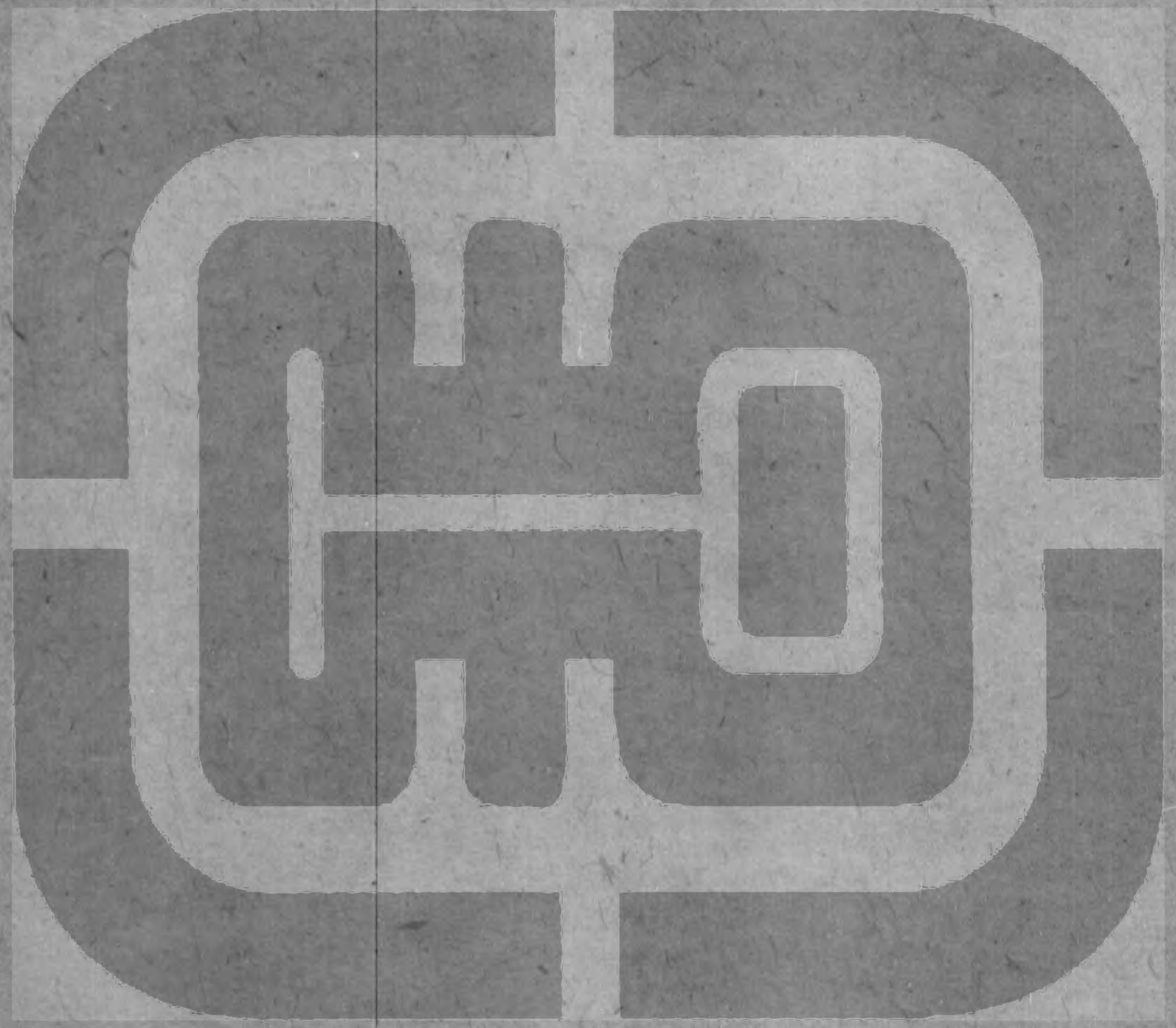


食貨略第一

田制　陂渠

賦稅　歷代户口　丁中

屯田

屯田

禹別九州制田九等雍州第一等徐州第二等青州第三等豫州第四等冀州第五等兗州第六等揚州第七等荆州第八等揚州第九等九州之地墾田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爲治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illegible]以[illegible]爲

夫夫三爲屋一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
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
其賦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
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六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
家一對三百六十里六十四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
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

主小司徒之職乃[細注]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爲井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
地事而令貢賦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
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
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民户人已
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如之[細注]一口受田十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細注]凡一口田二十畝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
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參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
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所彊也商鞅秦孝公以三晉地
狹民貧秦地廣民寡於是誘三晉之民而廢井田開阡
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彊無敵於天
下及漢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
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
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猶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終不能用及末年悔征伐
之事乃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田者耕田
之法耳而非受田之制也哀帝時師丹輔政建限田之
制以裁抑兼并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請諸侯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
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
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
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
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晉武帝平吳之後有
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

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勳勞之田今可限之國王
公侯京城得有宅一區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
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
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
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
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
爲差降後魏文帝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民畫野經
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
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雖擅之家
不獨膏腴之美量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
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
既立始返舊壚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
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親舊之驗
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爭訟遷延連
紀不判良畴委而不開豪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
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今

分墾有准力業相稱編民獲資生之利豪右蠶餘地之
盈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爭訟久難明悉屬今主帝深納
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
畝如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
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
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
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於分雖盈
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
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蒔餘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
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
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
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
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
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
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
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户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
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

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
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
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
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
以其家桑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
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
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
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
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
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丼倍之田放此爲
法諸遠配流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
以供授受授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
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
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從
冀瀛定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

帝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
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
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
以下逮于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
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
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
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
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
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
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　百
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
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
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
田如桑田之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彊弱相凌恃勢侵
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民徙田恐
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
暫施行爭地文按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
也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

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作九）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

高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一百三十六户按定墾之數每丁

合墾田二頃餘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三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户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此秦漢以來頃畝之制也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

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正六品各六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襲爵之人惟承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其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遠受應給國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

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鄉下國宅不在此例諸京官
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
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
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
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
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
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
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
頃六品三頃七品二頃八品一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
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
府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
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三十畝副典軍四頃
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
隨府出藩者於所在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
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
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鄉州縣界內給其校尉
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

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
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
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諸以工商爲業者永
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若狹鄉者並不給又田令在京
諸司及天下州府縣監郭內園宅地各隨貴賤等級有
差職分田各有差職分隨官去任還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
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
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
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
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公主藩者給
一頃作園若城內無閑地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
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
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
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
隱無地使給比墾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陂池外

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
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
知用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
邪以富魏之河

內民歌曰鄭有國無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
鹵兮生稻粱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
伐乃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
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
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
卒使就渠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
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秦平天下
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灩溪過
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
海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湔湲口溉灌繁田千
七百頃人獲其利至今稱之
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齊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
民頗得以溉田
洛水河東守番係請穿引洛水溉重泉以東萬餘頃
項又可得以溉田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之地得穀
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門縣地屬絳
齊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
民頗得以溉田
洛水河東守番係請穿引洛水溉重泉以東萬餘頃
項又可得以溉田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之地得穀
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門縣地屬絳
坂今河東縣地
並屬河東郡
郡汾陰縣寶鼎縣地蒲
民莫敢其中耳今溉田之處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
其後河水東北盡河壖地
子以爲然令
萬餘頃收皆畝一鍾
蓋河壖棄地
反可得五千頃五千頃

于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渠不利則
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今、少府以爲
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
之其租稅入少府也
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
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
乾院即莊熊也所穿渠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郡之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顏
縣商顏今馮翊縣界
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
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
引諸川汝南九江引
灌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
及川谷
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
頃佗小渠沿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
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
國渠之事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
趙中大上六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
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與鏁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斛且溉且糞長不知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之南六十里造鈲盧陂竇石爲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鈲盧王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都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決是蕩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鑑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東晉張閩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閩乃立曲阿新豐塘 舊陽郡舊陽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爲荊河刺史鎮壽陽于時土荒民散義欣乃經理芍陂爲之堤堰引淝水入陂開楗伐木水得通溉歲獲豐稔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廢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

中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閒則水一徧水尺四溉穀得成實獲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流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後水旱不調人多飢餓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爲十倍利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若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上從之於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其利明年遂破先零屯田之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

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六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荆州脩邵

信臣遺跡激用湟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刋石
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
達江陵千數百里比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袤
襄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
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勠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
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
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爲廩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
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臨淮郡界公私利之後

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
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
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
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
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
豐贍雖有水旱不爲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
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
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曇建議開幽州
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

以周贍又於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闕內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置屯廠田沃壤大獲其利洪澤屯壽州置芍陂

賦稅

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計口而入謂之賦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謂之稅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祿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

賜予之用禹定九州量其貢賦三代因之而什一之法未嘗廢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蓋納商鞅之說而易其制也自時厥後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而猶爲不足漢高帝懲其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孝惠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

算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漢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民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入多故也鼂錯說上令民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民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孝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算八十者二算不事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著武即位董仲舒議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著始元六年七月罷摧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繁多律令而取之始復舊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以前通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謂之口錢其三錢者武帝加口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年年賦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二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

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鄴令收田租畝粟四升力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斛揔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二斗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昔責成郡縣等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百姓驚迫不堪其命恣意賦賄人無敢言守宰務在裒刻圖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屋以充重賦又臺符既切畏失嚴期乃有自殘軀命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富民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郡守良之言鍉切而終

不見用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著謂之浮浪人惟其所輸終優於正課至齊武帝時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閣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並得衣公車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皆

輦迹禽前驅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虎賁持鈒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三兩二分粗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也其墾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備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亞注

等小州比參軍班冊揚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大子詹事
尚書班高梁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郡六班小縣兩
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後魏令每調一夫一
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
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
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
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賞三疋爲
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
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民間所織絹
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疋六十尺爲一端
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
制令一准前式遠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
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豐太和八年始准六
斑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
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
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
九嬪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土
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

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
麻布充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兼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
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
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
千萬五百九十九斤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
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
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石比齊文宣受
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
任其臨陣以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

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
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
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有戶口益多隱
漏舊制未娶者輸半丁婦人之當廩并省州郡縣鎮
無妻有司勿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
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
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徵軍人之當廩并省州郡縣鎮
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用之
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密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亡

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丱調絹一
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
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半丁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
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
司賦掌均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癈者
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
斗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
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
歲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
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
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
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
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
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
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
謙司馬消難冀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
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
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

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時蘇威爲納言遵父綽之遺訓減寬賦徭務從輕典帝又躬行節儉海内繁富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餘州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

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廻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廻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内外諸司公廨在市廻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

為畝畝百為頃下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
寡妻妾給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
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
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
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
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匹
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凡絹絁之闊尺八長四丈者謂之匹若當
戶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凡丁歲役二旬若不
役則收其資每日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

調三旬則稅調俱免過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
州則稅米十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妻妾篤
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稅錢十文次戶五
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
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以上免
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之戶
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
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
田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民各業

役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
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後
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困而租庸調決弊壞自代
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戔戔至德宗時相楊炎遂作
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
總之量出制入戶無土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廣度與所居者均役其田稅相
之爵十四年壅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

等級免雖寡榮榮猶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極法論議者以
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大信用楊
炎不疑也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
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
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之八等以下戶計之其八等
百五十爲率高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並
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此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
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八萬丁八百三十餘萬其庸調租
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兩丁三兩六

爲屯則兩丁合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餘萬端每兩端二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丁江南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二端二丈今通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以三端爲率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勻剩所獲不在其中 據天寶中斐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剩得四百七十餘萬合得四千

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 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司官廚等料并入京倉四百萬石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石轉入京充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疋 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 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州鎮兵糧和糴軍糧 自開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 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東節度及群牧使各四十萬 給衣則五百二十萬 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五十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四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群牧二十萬 別支計則二百一十

萬 河東五十萬幽州 饑 實食則百九十萬石 河東五十
萬幽州劒
南各七 劒南各八十萬 十萬 凡一千二百八十
萬 費日廣以 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
至於此 割剥廻殘贍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 尚書省
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到 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
之後度支置鹽鐵使以掌其職廣德以掌其內建中初又
置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諸道收戶口錢穀
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千餘萬貫
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 絲纊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
師外餘米麥共千六百 千四百萬石
給充外費 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

臣謹按井田之法所以爲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

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汚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
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
一則少乎什一也其斂至於收太半焉漢高帝欲革
秦之弊什五而稅一孝景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
十而稅一至後漢以三十而稅一爲通用之法苟悅
曰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則知漢法之優民可謂至
矣然豪彊占田踰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富室之暴酷於亡秦皆緣無授田之法所以
惠不及齊民偉哉後魏孝文帝爲人君也 眞英斷

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世業雖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始者則田租戶調以爲賦稅至唐祖開基乃爲定令曰租曰調曰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什一之稅也調者調發兵車井田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裕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無傷於民矣舍租調之外而求則無名雖無道之世亦不爲自太和至開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寶之季師旅既興誅求無藝土崩瓦解蕩然是時賦役雖壞而法制可尋不幸建中天子用楊炎爲相遂作兩稅之法自兩稅之法行則賦與田不相系也況又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立爲常規也且言利之臣無代無之有恨少無恨多有言加無言減自兩稅以來賦不系於田故名色之求閭民百出或以資闔取或以羨餘取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當時之爲成法建中以來將五

百年世不乏楊炎不知斯義加於大曆中一年之多數目復幾倍乎嗚呼後世之爲民也豈難爲民矣且開元之前戶口至衆而民皆有田至於艱老童穉寡妻女子亦皆有田一丁授百畝百畝之田歲輸粟二石絹二丈無絹則布二丈五尺嶺南諸州則以戶計上戶一斛二斛下戶六斗四斗夷獠半之內附之家上戶十丈下戶無出當是時也民之所以爲民也如此後魏去三代爲遠今去開元不遠是非難行之道也後之言治道者當使一民有百畝之田然後可以議魏齊周隋唐之事若有無田之民不耕之夫則於魏齊周隋唐之事未可輕議也言利之臣則亦富量開元之前所以爲重賦者百畝之田不過二石粟二丈絹耳所以爲輕賦者十戶之家不過十丈耳今百畝之田賦斂如此十戶之家出錢如此吾於如此之安得不爲何容心哉

歷代戶口 夏 商 周 秦 漢 後魏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禹平水土爲九州有民千三百四十九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口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夏之衰也遂成湯受

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商德之衰也遭周武王受命定
五等之封有千七百七十三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
措有民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口此周之極
盛也東遷之後莊王之十三年自太子公侯下至庶人
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戰國相
併攘殘民命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
漂鹵衆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
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
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
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
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
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
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一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
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
亂率土遺黎十纔有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
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
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

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一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彼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八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繼作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沿漳內魏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餘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闕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純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盡焉僞代之盛也時關隴

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水途工商資販於道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爲宋有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齊既短祚梁則喪亂宏多逮陳之末年隋家所以五十萬户二百萬口而已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爲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可謂盛哉及經爾朱之亂東西流移猶不下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户焉北齊承魏末喪

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殘虐武成後主俱爲僻王至隆化二年爲周所滅有户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以外戚代周無干戈之患文帝克已無誅斂之求至大業二年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户三百九十九萬口九千六百四十六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户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煬帝承富庶之資恣荒淫之行登極之初即

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淮及河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太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徵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軍者倍之又遠徵數年之賦竆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九爲盜賊至唐貞觀間而户猶不滿三百萬三年户部奏中國人口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七城户八千四十六口萬

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疋永徽元年户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户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户既多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爲完實因問隋有幾户今有幾户履行奏隋大業中户八百七十萬今户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洛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户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户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户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九萬七十二百配江淮以

南山南京西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
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
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管口總
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
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唐家之極盛也自天寶十四年至
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
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千九萬六百七十五
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課口
損三千七十一萬三百一十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
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曆中唯有百三十萬戶建中初命
黜陟使從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三戶百八十餘萬
戶百有三
十餘萬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音附晉武帝平
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
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
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宋孝武帝大明中從王敬弘之言
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北齊武成清河三
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
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隋文帝
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
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

年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
二十二成丁高熲奏以民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
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
輸籍之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
便近五黨三黨各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
無所容矣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
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
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
制從之天寶三年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
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
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
口者爲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勳年二十以
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善乎杜
佑之論也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
則不立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三王以前井
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已降名數雖繁亦有
良規不救時弊昔賈誼之宅江南也慕客荷姚送君中
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邊有庾戍士斷之令財豐俗阜

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宰蔭綱隱紊姦偽尤滋高頻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家收太半之賦爲編貼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黎庶感惠歡無所容隱民資儲遍於天下民俗康阜頻之力焉功親蕭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唐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唐氏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徒崇名責實亡義明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越繁冒以迁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賂行於公府而至此也

食貨略第一

通志六十一

食貨略第二

錢幣　漕運　鹽鐵　茶

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 均輸　平糴 常平　義倉

錢幣 太昊　夏　商　周　秦　漢　王莽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

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太公作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以為貿易之制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窻寶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錢所以權天下之利而便於民古人與金銀龜貝相參為幣惟管仲之論詳焉以先王所以守財物御人

事而平天下者在乎此禹有五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之無饘有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之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其利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秦一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二十兩為溢改周一斤之制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黃令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高后二年行八銖錢秦錢文曰半兩徑以五分錢用莢錢也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相似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貧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

用度既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治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漢志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三曰復小精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十二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是爲白金五銖錢四五年間
郡國姦鑄益多公卿請令京師官鑄赤仄以赤銅爲其郭一當
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
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
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
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

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六姦乃盜爲之宣帝時貢禹言鑄
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
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
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采珠玉金
銀鑄錢之官勿復以爲幣除其賦賣租銖之律租稅祿
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
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
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

錢徑一寸二分重十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於是爲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穀以鍊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蓍人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憤亂其錢遂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改易不常品名頗衆不足記也及公孫述僭號於蜀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米粗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

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寮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諸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繁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而足帝乃不鑄錢靈帝作五銖錢而爲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忘之董卓焚燒宮室乃劫遷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銅入關銅盡復鑄銅人銅馬銅鍾飛廉之屬皆壞以鑄錢錢不復成文輪郭文章不復精好貨既不行穀價騰踊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閒巧僞漸多競濕薄以要利作薄穿鄽以爲市雖厲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參事

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劍壽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趣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愛之西曹掾劉巴曰乾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所有勤爲五銖者大小輕重如一焉益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當二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民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入貴但有空名民間盜之後孫權下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貲財聽之今閭人意不以爲便其省之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二年詔曰

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賈販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此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致損必多魏明帝廢錢用穀四十年矣終以不便故捨穀帛而復用錢此已然之驗也玄議遂不行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

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前鑿古錢取銅帝甚
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穿
鑿議者多同之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
罷自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
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
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二年尚書右丞徐爰議
曰貨薄民貧公私俱鑿不有革遣將大之宜應式遵古
典收銅繕鑄納贖刑著在律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
輕重制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間
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前鑿古錢以取其
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
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
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
銖錢顏竣陳三不可遂廢帝景和二年遂鑄二銖錢文
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
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
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攙此謂之鵝眼

錢劣於此[illegible]詔之緡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
[illegible]斛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
[illegible]初唯禁鵝眼緡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
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
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
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人
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爲
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
變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貴輕而數

不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
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上乃
使諸州大市銅欲更鑄會上崩乃止梁初唯京師及三
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
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
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
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
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趙利之徒

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以至陳亡而嶺南諸軍州多以鹽米布帛交易俱不用錢云北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輿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

之銅及錢仍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是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而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四關其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户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

時錢既新出百姓或有私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絶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

之候官葉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貫惡錢兩文參
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
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
舊錢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文給事中歐
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隸體其
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
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寶錢文之誤又緣
改鑄商賈不通米鳥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
詔曰開元通寶高祖創之太宗承之萬代之法也乾封

新錢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
既而私鑄更多有將船栰宿於江中鼓鑄所部不能覺
察錢復惡濫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
就市給糴訖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毀之
是時鑄多錢賤粟貴於是權罷少府鑄錢尋復舊則天
長安中揭榜於市令民間依樣用錢俄而簡擇難於交
易又降勅非穿穴及鐵錫銅渡者並許用之自是盜鑄
蜂起有鎔錫以錢模文之斯須則盈千百開元五年知
[illegible]事宋璟請禁天下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時江淮錢尤
濫惡有官鑪偏鑪鑪耗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
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
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
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物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
璟因罷相張嘉貞知政事請不禁鑄錢弛其禁民乃安
之二十二年張九齡初知政事明皇下其議左監門
衛録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
中幣刀布爲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
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遂陳五不可時黃

門侍郎裴耀卿等皆以爲私恩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事遂不行但下詔禁惡錢而已天寶中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楊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番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每千錢鑪工匠外用銅鑞錫約價七百五十文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肅

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有司請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緡十斤與開元錢參用以一當十二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背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開元乾元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于道乃壞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重稜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民間擅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數月間枷死者八百餘人上元元年以重稜當五十錢減作三十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寶應

元年改乾元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至是人甚便之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淮諸州任土所出皆賤弱難致之貨以輸京師不足償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始增加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元年户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供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不理久廢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每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資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之境有平陽冶及馬迹曲木等古銅坑二百八十餘井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日鑄二十萬以年計之鑄成七千萬貫有利於人從之其年六月下詔錢之禁又以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可資鼓鑄銀無益于生民自五嶺以北銀宜禁採惟課採銅資官鑄作四年京師用錢每

緡除二十陌於是禁之又禁錢出嶺除採銀禁六年制
公私交易十緡以上即兼用段疋其年三月河東節度
使王鎕奏請於蔚州加置至五鑪八年四月勅以錢重
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疋估
加十之一十二年禁藏錢不得過五十緡十五年八月
中書門下奏令諸道公納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
禦經略使給與價直仍令鑄錢長慶元年九月勅泉
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来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
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務令可守其內
外公私給用錢貨從今以後每千墜八十以用九百二
十爲貫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腄音誰東萊二
縣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至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
不過數十萬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二
歲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
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

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發卒穿渭渠以漕大便
水從渭中上道九百餘里度六月而罷若引渭穿渠起
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度可三月而罷此漕
省半天子乃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以運大便
利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
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
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
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

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爲然渠田數歲河徙渠田
遂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
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
其事言抵蜀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
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
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
斜材木山積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爲漢
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

滿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稔穀石五錢
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
風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可以
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
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
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
聽壽昌果便親齊王正始四年司馬懿使鄧艾行陳壝
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懿從之乃廣開漕渠
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
以通漕運雖有此詔而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
堨於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
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
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廢支運後
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

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
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潭逕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
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
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
道險人獘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
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
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
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雇絹三疋市材造船不
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
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二疋以成船計一船贖絹
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造船一艘計
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
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贖布千一百疋又
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
十里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逢雷

破其陸路從潘陂至魯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爲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刀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illegible]肅今靈武郡統高平郡是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千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六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涇流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求於嶧皋山在今奉平原郡高平縣頭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艚一船勝二千斛一艚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并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嘖文帝開皇三年以京

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
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
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
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
以東募民能於洛陽運米肆拾碩經底柱之險達于常
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
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
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
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
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
今悉爲北狄之地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
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
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
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
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長安故渠開元十

八年明皇閑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
宜曰江南户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
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
送租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
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
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始至
河口即逢黄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
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閣般載停滯備
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常行漕運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
皆不足所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
河師水手更爲煩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
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黄河即於
倉内便貯輦縣置洛口倉從黄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内
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
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轉運不通則且納在倉不
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
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
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添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

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貧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則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勞皆爲

憂民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慮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道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廻從河口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

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
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
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
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
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
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
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河
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
卿爲轉運都使參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等置

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
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泝流送納于河陰
陰倉自河陰溯水謂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
運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
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耀卿罷相後緣邊
運險澁頻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
年河南採訪使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沉損遂開黃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
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竟而以水流浚急行

旅艱險旋即停廢卻高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艘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章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瀕潭二永倉於潭渠每夏大雨輒發填關大漕之後潭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京師太倉繼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徙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場四十里每歲冬初部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遍用車八百乘分為兩運間擇近水處為宿場天寶十年九月制以鬻籍天下水陸運使兼防押四十萬石各令官吳揆部其五十萬石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滿二百五十萬石各押入關

百每遍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河南尹裴迪以遍重愚傷牛於是又以遍場五處為兩運間擇近水處為宿場天寶十年九月制以鬻籍天下水陸運使兼防押四十萬石各令官吳揆部其五十萬石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滿二百五十萬石各押入關

鹽鐵茶

鹽筴之利管子言之盡矣其所以相桓公霸齊鹽筴之利也漢孝武十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盆者煮鹽之器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

洪役利細民其須臾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鉗左趾鉗高徒刑及足鉗也毀其器物鄰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藏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主煮鑄及除故鹽鐵家富者爲之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言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賈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彊之家得管山海之利成姦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押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卿人君有吳王亦可見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於是丞相奏曰賢良之士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官可於是利復流下無民休息孝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官自可鬻南和

帝即位詔曰孝武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中興以來猶未能革先帝恨之故遺戒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布告天下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後司隸校尉居弘農流民果還關中墾闢盈實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鹽

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能之而入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撓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

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爲稅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唐開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夷狄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倍當今然而古貴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户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蒲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所課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八百九十二貫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遂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八十貫榮州井十一所都當錢一千一十七貫遂州四百

貢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寧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
貢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
貢 初德宗納户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
取一以爲常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茶
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自是歲
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
用兵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
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
籔天下大怒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
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

置邸以收稅謂之搉地錢故私販益起

鬻爵

漢孝文時鼂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
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溢夫能入粟以受
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
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
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

與竟罪人之所甚欲也 又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晁之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皆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洩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矣上從之孝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徙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帝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又入羊馬爲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戎十級曰政矣庶長十一級曰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有三十餘萬金茂陵書止十一級皆前漢之制至後漢和帝依級散其賞曰乃故制軍功也則計贖下足與爵文乖矣或者茂陵之書不說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者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

以上始免禹役故每先叢以爲吏爵乃武功十一
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
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乃武功爵第
八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吏道雜而多端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
財不助縣官唯下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
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
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
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
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六博戲亂齊民乃徵諸

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
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民入
穀得關內侯靈帝懸洪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
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
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
自殺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
中使督之名爲左驂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
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縕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
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

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空虛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如納錢請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不備身愼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亦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惡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

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 此制尋即停罷

榷酤 漢 隋 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率開一壚以賣 壚謂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雖五十釀爲准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賤及炭賤 賤謂酢漿也伐反給工器薪蕘之費於是置令士督五均六斡而人愈病陳文帝天嘉中廣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十一月量定三

寸逐月稅錢立充市綿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文出二十爲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也諸賈人末作貴賤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人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蔕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率計有二千錢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也率緡錢四千者則出一算也

而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侔也非爲吏之

劾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而亦有軺車皆令之出一算

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小悉成邊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十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亦如之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空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縣比沒入田田之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其後令吏
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
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
估四百入官賣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
亦百分收四名為散 俗歷宋齊梁陳如此為常以人競
商販不為田業故使人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
利在侵削 此亦管仲之術

雜紙 凡漢 後漢 宋 齊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
其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
冬初算商車太初四年冬行田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
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元年令郡國無斂
今年馬口錢 此時有算馬口出口錢今省之 所以補租六萬萬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
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
史屬徐宮家在東萊 武帝時縣官嘗自漁 亡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
魚不出後子人魚乃出夫陰陽

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畫無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
取鳥獸魚鼈內蟲於林水澤及宮館者嬪婦蚕蠶織
維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倡優商賈人坐肆
列里區謁舍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
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末年盜賊羣
起劍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
吏民貲三十而取一後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讓
趙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室朱元嘉二
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
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
獻私財數千萬者務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資滿五
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
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爲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湖海
人無士庶皆保塘塘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歛爲錢以
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
俗塘丁所上本二千人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
訂直人自爲用若畀分數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
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蠹忽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

調致令塘路崩無湖源泄散害人撓政實此爲劇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士叛者救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其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患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遊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設入市之稅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illegible]寇克復之後府庫一空[illegible]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閒出江淮陶鎰往蜀漢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産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其津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收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勑江淮堰壞商旅率賒過

爽準斛斗納錢謂之掌穩每緡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

兵禍事緣上元三年冬人民失業之後又兼北虜
未平之日百司支費不給每歛更加五支亮大計歲

平準 均輸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
大司徒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徼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藏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後漢章帝時當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轉輸於京師曰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大夫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窮怨布帛爲租則婦女蠶織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平糴　常平倉

漢宣帝時數歲豐穰穀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皆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古今之緣淮歲豐邑地汝壞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窮未盡施行人賴之齊武帝永

明元年天下米穀布帛貴賤不等
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綃布揚
州出錢二十九百一十萬（揚州治建業今江寧縣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治京口）各於郡所市雜高荊河州二百萬（南荊河州治壽春）市絲
綿紋綃布米大麥江州二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
郢州三百萬皆市綃綿布米大小豆六麥胡麻湘州二
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治汝南今義陽郡是也）西荊
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治江陵）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治壽陽）
廣雍州五百萬市綃綿布並不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
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
爲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一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
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
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
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元年以之糴適當州穀價賤時增
之糴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
皆別置富民倉初立之日數得一年
租二石義租五斗粟租一石
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每
穀貴一斗價糴之賤則還用所

雜之物依價雜貯後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輒有費損於後乏絕又比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糧准詔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鄯隴涇寧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

胄上言曰水旱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斂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年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在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大都不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穫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之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糙粟者稻穀一斗伍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三碩折納糙米一碩四斗天

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
十碩
永耀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
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百
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
七百五十石
隴右 一十四萬八
千三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
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萬一千二
百七十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
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
百四十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
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
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 百八十三萬一千
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一萬一千
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 三千五十八萬七千
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
六十二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
七百八十石

劒南道 十二萬二千
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
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
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
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 十四萬三千八
百八十二石

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
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一千七百五十
萬四千六百九十
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
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
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
十四石

劒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
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
千七百六十二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
八百七十五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
千二百七十六
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
千六百六十八
石

常平倉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一十頃

關內道 二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六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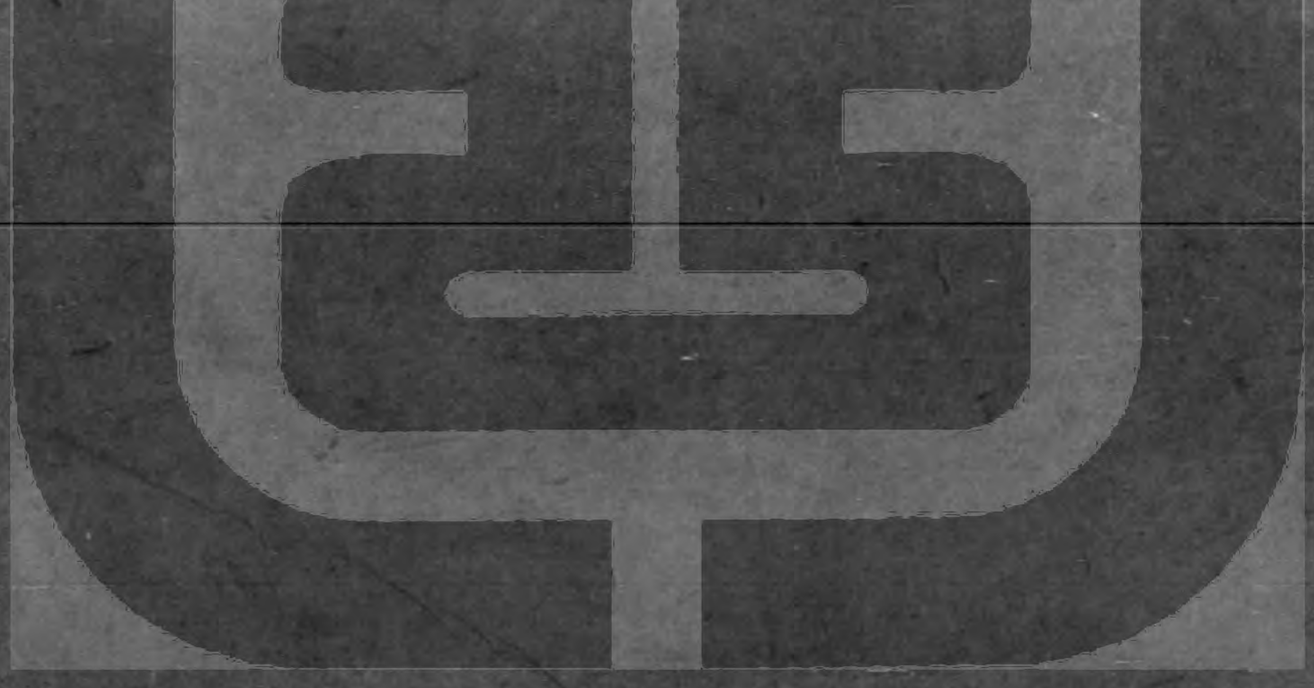
河西道 三萬二千九十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 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關